

确山骈体文

礪山駢體文

臨海宋世榮

卷三

臨海城東訪白鷗莊故址記

丁卯暮春候近禁烟節宜修禊簷雨初縮山翠欲流飯後
與門人沈生哲李生祥兒子經信步出崇和門繞東湖

而北落花迷我芳草招人須與達一招提敗瓦頽垣鼓篋

灌木古佛對山而髻綠餓僧擁衲而面黃詢諸土人呼爲

王庵嗟乎此非前明王恆叔太僕土性之白鷗莊哉夫其

五嶽歸來三生悟後闢園一頃種樹十年移石筍於寶華

之山斲金松於玉京之洞紫芝紅藕位置迷離茆舍竹籬

礪山駢體文卷之三
一 礪山所著

安排樸雅咏杜陵之句花妥溪喧認昌谷之巒藤輳苔絮
嵐峰隱現隔江招而欲飛洞戶參差入徑迷而自轉消磨
暮景抒寫幽情山水方滋烟霞作供致足樂也且古來千
鍾萬石之宅五亭三沼之華橋跨飛泉閣依絕壁闌干之
數三百茶湯之入十千而主人身絆名途老牽世案一邱
一壑未許置身宜雨宜晴何曾過眼甚至投荒萬里戢影
一棺生前祇託夫夢游身後并迷夫歸路編官府抵償之
價長付鑰扃經子孫蕩廢之餘貨到柱礎以視太僕之早
離韁鎖暇託菟裘課奚童以埽花賃鈔胥以起艸繹成廣
志巷直比夫癸辛詩紀壯游橋可稱爲丁卯况傾圯在滄

桑之後天畱謝客青山埋沒於烟莽之中人識裴家綠野
鎰王一席尚爲低睂山鬼五更居然含笑九原可作歷劫
如斯縱曰未免有情抑亦可以無憾矣洎讀太僕所自爲
莊記稱是地爲宋陳祕閣良翰所營安知來者之復爲誰
然則今日之雲散烟銷天陰鬼嘯栗鼠竄於古屋竹雞踞
於荒林無人更問夫樓臺有客相弔於榛莽是又太僕所
逆料之而早言之者也

重建東湖樵夫祠碑記

郡伯玉屏洪公

其紳

涖台之五年重建東湖樵夫祠剔古

碣於春苔薦寒泉於秋菊綱常一擔俎豆三楹妥忠魂焉

洵盛舉也郡士宋世榮爲之記曰夫以金川晝啟燕以逐而飛高寶殿宵焚龍以燔而骨蛻九閭鼎沸一室戈操誅鼂錯以何遲問成王而安在遂乃醜顏白帽快意黃袍哭癡兒於灰燼之餘鋤書種以瓜蔓之法禍乎胡慘劫也難逃然而大物未改於朱家一姓自更夫黃屋以視擲銅馳於典午鐘虞全移沉畫鷁於末庚礪崖并覆其事固有間也况樵夫身非紆組業祇執柯與世無求匪官有責即使停肩石室失聲棋局之翻注目烘燂太息燃萁之偈則海國之肩雲躡月豈慮塵汙台嶺之白朮黃精儘堪薇採而乃一身似葉颯爾隨波九死如節毅然抱石無齊黃誤國

之罪矢彭咸遺則之從此誠苦節之希聞孤忠之罕覩者
矣或謂樵夫早通朝籍本預幄謀殆見事之不可爲始匿
名於無何有魯仲連志原蹈海暫寄餘生文信國誓不忘
君敢慳一死尚冀籲高皇於地下募勁旅於江頭但使李
九江之欸未輸張千戶之書得達安知不扶危而就定轉
敗而爲功者是以半息偷存一肩暫托丁丁伐木耿耿收
榆洎乎新主詔黃舊臣族赤原燎莫撲海濶難填始從宋
玉之招終踐尾生之諾所以昔賢著論指爲牛主事之潛
蹤洪虞鄰觀察謂樵夫卽牛主事景先見南沙文集邇日停乂喧傳高太常之降
筆也近日樵夫降乂於邑東鄉開世犖謂是真烈士斷不

求名善論古人何煩泥跡彼夫飼豬戀戀首渝良友之盟
擲管諄諄醜作尊公之傳獨非此日之廷臣他年之元老
哉而樵夫獨守負芻之志甘匪石之貞命擲鴻毛骨埋魚
腹鬼門關啓知誰蟻舫而來鼎湖水通任我攀髯而去鯨
島之魂五百長伴田橫蟲沙之士三千勿辜穆滿以云不
朽夫復奚疑至若考軼據史彬之錄南去有馮翁之故廬
史彬致身錄載馮淮
自稱馮二子黃巖人薦馨配正學之祠北望卽方家之義
井倘謀踵事惟良二千石之闡幽表微敢贅鄙詞藉紀四
百年之廉頑立懦

甲子舉人候選教諭敦夫嚴公墓誌銘

從來名士半解禪通自昔文人總根慧業其生也有自其
沒也有歸現比曇花證成上果而迂儒或以沉溺而斥之
附會而疑之固因受之自迷抑見聞之不廣也吾友敦夫
嚴公釋老抱送迦維託生畫帷則言誦以千夜燈則聲辨
其四年未弱冠卽餽於庠胥善儲書或呼爲庫當夫含毫
渺爾落紙泠然義理契於元通心地朗於精進天成妙語
一笑拈來獨闢冥詮萬緣寂處乾隆己酉大興朱文正公
視學至台以宰官身具正法眼見君卷而擊賞之遂膺優
薦特貢成均僉謂一顧而羣空殆亦三生之緣夙乎君則
束裝北上藏人海者一身鍛羽南歸棲家山者十載迭居

憂戚益務澹寧門前停問字之車室內設繙經之案香烟
裊處一箇蒲團米汁參來三餐蔬素入維那之座芸編偕
梵夾齊陳修蘇晉之齋吟韻與磬聲間作洵儒童之菩薩
實師利之化身迨捷乙科翳逢甲歲四十二年之矮屋裁
放出頭九十四名之選場幾或婪尾人稱晚達行直步夫
螭坳君謂迂材願卑棲夫鱸舍南宮甫罷便注冷官北旆
翩旋仍稱居士往年綺語益付芟除挾世婆心惟思普度
見戚友清貧之狀那惜低眉聽朋儕譁浪之辭便呵饒舌
是清淨者聲色之系都捐惟孝友于手足之歡無間佛真
出世人是再來方謂長葆谷神永逃劫厄豈意天驚棺下

仙報龕成悟解脫於南無淨薰修於烏有竟以薄游吳會
小住蘇門借居彌勒之廬遂示維摩之疾路瞻乾竺挈履
徑歸船賃孝廉載棺空返時嘉慶丙寅某月某日也距生
於乾隆壬午某月某日年裁四十有四聞其得疾之始因
見寺僧烹鰓刀砧宛轉血肉模糊悲切於心痛掩其目恨
殺機之未殄憫冤報之相仍幾乎發狂馴至不起則此去
之踴破火蓮身還金粟塵寰之韁鎖若若真靈之位業依
然理固其常事奚待問惟是執經之士慟切頽山盍簪之
朋感深逝水甚至緇流羽客丐婦輿徒亦復眷念清修追
思德意此又蓬居所僅見梓里所希聞者矣君名乘潮字

文似別號敦夫先世由烏程驥村遷居臨海高祖處士某
焚去妻之券父歲貢某績食古之功孰謂食報之止於此
耶君一子占鉅女三長適陳次適許季爲余幼子所聘么
豚暮鶚訂以良姻籠鳥檻猿悵茲永別猶憶丙辰暮秋之
吉焚甲子上清之符仙許鸞停篆留蛟落謂君前世爲郡
東白塢寺僧余爲郡南白巖寺僧竈撥芋以同煨雲逐輪
而並轉然則作佛輪靈運之早君已返夫道山食肉嗤首
座之愚余尚淪夫沙界又所爲渙然汗下潛然涕淫者也
君塋於某山之原余分合爲銘不敢辭銘曰
儒與禪本一理德之修命之俟齊得喪一悲喜我尚迷君

悟矣旃檀香雲梵起應真位君記否招君魂靈江涘埋君
骨青山裏撰君銘慚弇鄙祝君墳宜孫子

手錄薇道人桐江隨筆序

薇道人王瑞彬原名居敬黃巖人也避地桐江作隨筆五
卷處流離之際寫湮鬱之情意不專於著書體祇居於小
說友人王澂園孝廉若浩以鈔本見寄蝨餘僅辨蠅楷細
排手錄一通覽循三歎夫以明綱埽地闔閭燄燒天小人久
化爲蟲沙太室竟遷夫龜鼎我

國家憫包胥之哭殪寒澆之魂乾宇鏡清坤輿斗戴當夫
順流南下破竹長驅愍懷已出於青城种姚并殲於朱鎮

乃有蛙張箕怒螳肆車當并無半壁之支浪作揮戈之想
斬竿揭木人祇招自市中蜚雨腥風路已窮於海上至於
身棲絕島計竭丸泥如張煌言者其愚可嗤其志亦可憫
也維時薇道人以書生之弱預幕府之謀事不可爲死猶
勿去樓船何處空傳徐福爲仙玉弩全亡尚傍田橫作客
泊乎林猿不叫穴鼠被薰倚兒頰首以就攜參軍銜鬚而
受縛塗山後至終戮防風平陰先鳴卒殲郭最而道人竟
能設計自脫入水不濡始混跡於髡緇旋反初而魚服臆
劍電矛之夢慘聽虞歌海枯石爛以還遂餐周粟指嚴陵
之瀨賃來馬磨三間傍皋羽之臺拚付驢鳴一慟爾乃繩

牀土銼藜杖楮冠將軍之樹影模糊國士之橋椿艱脆蓬
隨腳轉可憐張儉無家橐賸舌存誰識趙岐尚在於是坐
三家之塾挑五夜之燈惆恍舊游依稀隔世江花江草野
老但覺其悲或泣或歌旁人不解其故庾子山傷心一賦
目斷鄉閭毛修之亡命七年血銷戰壘唾壺擊缺望蓬海
而塵迷短劒所來銷榆陰而槩握歲月旣積篇幅漸多或
拾舊聞或抒新意或斷斷於道學之派或鰓鰓於治亂之
原雖持論間涉於拘而大旨不離於正抑且立言有體措
語知裁不少悲殷之辭絕無吠堯之失此固

乙庫之偶遺採掇而酉穴之不媿珍藏者也惟是推許煌

言一以爲武侯一以爲信國不無阿好未免過情然以艱
難共歷之私生死相依之約感深知我誓不負君要自出
於素心初非愛而加膝亦足見心跡之忠厚宿諾之堅貞
矣所惜卷帙非繁流傳未廣尚擬謀諸桑梓壽以棗梨畱
豹一斑印鴻半爪是用釐其謠字弁以箋言如九原其可
作乎知同心必有應者

葉石樓秀才

薰

南碧霄洞圖題詞

石樓葉君見示一幀似定國之疊嶂添著妻孥仿陶令之
移家并拋箱橐洞中菩薩現來詫似鳩盤石上頭陀坐時
但揮塵尾爾其危崖拔地削壁倚天樹鬱空青苔披古綠

蘿倒牽而補屋石熟煮以堪糧雞犬無喧樵牧不至問人
閒安得此境指景物合是太初蓋石樓早讀青囊歷躋翠
巘着冒雨之屐雙腳本強倚撥雲之筇兩肩長聳嘗游雁
蕩見南碧霄洞之勝欲挈家焉卜得佳鄰買成隙地杞能
犬吠茅擬龍更方編槿以爲籬正依松而縛屋不意塵緣
牽絆世累句畱空謀下撰之田未築上洞之宅桑三宿而
猶戀蕉一夢而全迷辜負山樂官之招慚媿村夫子之相
迺託丹青之點染聊摹紺碧之宮庭誌勿誤也顧吾聞雁
蕩岫壑之瓊瓏崑巒之突兀瑰琦萬狀弁冕九州則所謂
望雲之僧聽詩之叟坐禪之羅漢簪花之美人安知非累

劫之初耽游之侶蒼茫感喟履舄縱橫方聯臂以高歌旋
選勝而卓立旣而罡風颯至骨肉都堅劫火乍燒髯眉頓
古閱歷窮諸塵海供養飽於烟雲任俗子之呼名付騷人
以詩料他日石樓決數椽之卜成九轉之丹人在圖中家
居塵外但神仙可學而至固知非俗骨凡胎倘妻子相率
而行不且作羽人毛女也哉

爲陳聘室張烈女徵詩啓

由來青女偏解飛霜自昔素娥慣依缺月然皆薦蘿早結
芳莒中傷曾傲鳴雞旋憐寡鵠望青陵之松柏念不徒生
種綺閣之菴蔬義難獨活未有甫縲蠶箔便縶寡女之絲